

## 內觀雜誌第 89 期

### 【本期重點】：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1)《薩遮尼撻子經》比對；(2)《闍陀經》比對。(3)《中阿含 34 經》：《薄拘羅經》比對；(4)《中阿含 36 經》：《地動經》比對。

### 第 89 期內容：

#### (1) 《薩遮尼撻子經》比對

1. 《雜阿含 110 經》：《薩遮尼撻子經》
2. 《增一阿含經》第 332 經
3. 《中部》第 35 經：《薩遮迦小經》
4. MN 35, Cula-Saccaka Sutta

#### (2) 《闍陀經》比對

1. 《雜阿含 262 經》：《闍陀經》
2. 《相應部》22.90：闍陀
3. 《瑜伽師地論》《攝事分》解釋
4. SN 22.90 Channa Sutta : To Channa

#### (3) 《中阿含 34 經》：《薄拘羅經》比對

1. 《中阿含 34 經》：《薄拘羅經》
2. 《中部》124 經：《薄拘羅經》

#### (4) 《中阿含 36 經》：《地動經》比對

1. 《中阿含 36 經》：《地動經》
- 2a 《增支部》8.69：《眾經》
- 2b 《增支部》8.70：《地震經》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 《薩遮尼撻子經》比對

說明：以下列出相關經典作比對之用，此中探討重要的「我」和「無我」，文中補正處用〔 〕標出。

1. 《雜阿含 110 經》：《薩遮尼撻子經》
2. 《增一阿含經》第 332 經
3. 《中部》第 35 經：《薩遮迦小經》
4. MN 35, Cula-Saccaka Sutta

### ● 《雜阿含 110 經》：《薩遮尼撻子經》

- (0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
- (02) 毘舍離國有〔尼撻〕子，聰慧明哲，善解諸論。有聰明慢，所廣集諸論，妙智入微，為眾說法，超諸論師；每作是念：「諸沙門、婆羅門無敵我者，乃至如來亦能共論。諸論師輩聞我名者，頭額津，腋下汗，毛孔流水。我論議風，能偃草折樹，摧破金石，伏諸龍象，何況人間諸論師輩能當我者！」
- (03) 時有比丘，名阿濕波誓，晨朝著衣持鉢，威儀詳序，端視平涉，入城乞食。
- (04) 爾時，薩遮尼撻子有少緣事，詣諸聚落，從城門出，遙見比丘阿濕波誓，即詣其所，問言：「沙門瞿曇為諸弟子云何說法？以何等法教諸弟子令其修習？」
- (05) 阿濕波誓言：「火種居士！世尊如是說法，教諸弟子，令隨修學。言：諸比丘！於色當觀無我，受、想、行、識當觀無我。此五受陰，勤方便觀：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
- (06) 薩遮尼撻子聞此語，心不喜，作是言：「阿濕波誓！汝必誤聽，沙門瞿曇終不作是說。若沙門瞿曇作是說者，則是邪見，我當詣彼難詰令止。」
- (07) 爾時，薩遮尼撻子，往詣聚落，諸離車等集會之處，語諸離車

言：「我今日見沙門瞿曇第一弟子，名阿濕波誓，薄共論議。若如其所說者，我當詣彼沙門瞿曇，與共論議，進卻迴轉，必隨我意。」

- (8a) 譬如士夫，刈拔芟草，手執其莖，空中抖擻，除諸亂穢。
- (8b) 我亦如是，與沙門瞿曇論議難詰，執其要領，進卻迴轉，隨其所欲，去其邪說。
- (9a) 如沽酒家，執其酒囊，壓取清醇，去其糟滓。
- (9b) 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論議難詰，進卻迴轉，取其清真，去諸邪說。
- (10a) 如織席師，以席盛諸穢物，欲市賣時，以水洗澤，去諸臭穢。
- (10b) 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所，與共論議，進卻迴轉，執其綱領，去諸穢說。
- (11a) 譬如王家調象之師，牽大醉象，入深水中，洗其身體，四支、耳、鼻，周遍沐浴，去諸〔塵〕穢。
- (11b) 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所，論議難詰，進卻迴轉，隨意自在，執其要領，去諸穢說。
- (12) 汝諸離車，亦應共往觀其得失。」
- (13a) 中有離車作如是言：「若薩遮尼撻子能與沙門瞿曇共論議者，無有是處。」
- (13b) 復有說言：「薩遮尼撻子聰慧利根，能共論議。」
- (14) 時有五百離車，與薩遮尼撻子，共詣佛所，為論議故。
- (15) 爾時，世尊於大林中，坐一樹下，住於天住。
- (16) 時有眾多比丘，出房外，林中經行。
- (17) 〔薩遮尼撻子〕漸漸詣諸比丘所，問諸比丘言：「沙門瞿曇住在何所？」
- (18) 比丘答言：「在大林中，依一樹下，住於天住。」
- (19) 薩遮尼撻子即詣佛所，恭敬問訊，於一面坐。諸離車長者亦詣佛所，有恭敬者、有合掌問訊者，問訊已，於一面住。
- (20) 時薩遮尼撻子白佛言：「我聞瞿曇作如是說法，作如是教授諸弟子，教諸弟子於色觀察無我，受、想、行、識觀察無我。此五受陰，勤方便觀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為是瞿曇有如是教，為是傳者毀瞿曇耶？如說說耶？不如說說耶？如法說耶？法次法說耶？無有異忍來相難詰，令墮負處耶？」

- (21) 佛告薩遮尼搥子：「如汝所聞，彼如說說、如法說、法次法說，非為謗毀，亦無難問令墮負處。所以者何？我實為諸弟子如是說法，我實常教諸弟子令隨順法，教令觀色無我，受、想、行、識無我。觀此五受陰：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
- (22) 薩遮尼搥子白佛言：「瞿曇！我今當說譬。」
- (23) 佛告薩遮尼搥子：「宜知是時。」
- (24) 「譬如世間，一切所作皆依於地，如是色是我人，善惡從生；受、想、行、識是我人，善惡從生。又復譬如人界、神界、藥草、樹木，皆依於地而得生長，如是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
- (25) 佛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耶？」
- (26) 答言：「如是，瞿曇！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此等諸眾，悉作是說。」
- (27) 佛告火種居士：「且立汝論本，用引眾人為！」
- (28) 薩遮尼搥子白佛言：「色實是我人。」
- (29) 佛告火種居士：「我今問汝，隨意答我。譬如國王，於自國土，有罪過者，若殺、若縛、若擯，若鞭、斷絕手足；若有功者，賜其象、馬、車乘、城邑、財寶，悉能爾不？」
- (30) 答言：「能爾，瞿曇！」
- (31) 佛告火種居士：「凡是主者，悉得自在不？」
- (32) 答言：「如是，瞿曇！」
- (33) 佛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受、想、行、識即是我，得隨意自在，令彼如是，不令如是耶？」
- (34) 時薩遮尼搥子默然而住。
- (35) 佛告火種居士：「速說，速說，何故默然？」如是再三，薩遮尼搥子猶故默然。
- (36) 時有〔金剛力士〕鬼神，持金剛杵，猛火熾然，在虛空中，臨薩遮尼搥子頭上，作是言：「世尊再三問，汝何故不答？我當以金剛杵碎破汝頭，令作七分。」
- (37) 佛神力故，唯令薩遮尼搥子見金剛神，餘眾不見。薩遮尼搥子得大恐怖，白佛言：「不爾，瞿曇！」
- (38) 佛告薩遮尼搥子：「徐徐思惟，然後解說。汝先於眾中，說色是我，受、想、行、識是我。而今言不，前後相違！汝先常說

言：色是我，受、想、行、識是我。火種居士！我今問汝：色為常耶？為無常耶？」

- (39) 答言：「無常，瞿曇！」
- (40) 復問：「無常者，是苦耶？」
- (41) 答言：「是苦，瞿曇！」
- (42) 復問：「無常、苦者，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不？」
- (43) 答曰：「不也，瞿曇！」
- (44)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 (45) 佛告火種居士：「汝好思而後說。」
- (46) 復問火種居士：「若於色未離貪、未離欲、未離念、未離愛、未離渴，彼色若變、若異，當生憂悲惱苦不？」
- (47) 答曰：「如是，瞿曇！」
- (48)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 (49) 復問火種居士：「於色離貪、離欲、離念、離愛、離渴，彼色若變、若異，則不生憂悲惱苦耶？」
- (50) 答曰：「如是，瞿曇！如實無異。」
- (51) 受、想、行、識，亦如是說。
- (52) 「火種居士！譬如士夫身嬰眾苦，常與苦俱，彼苦不斷、不捨，當得樂不？」
- (53) 答言：「不也，瞿曇！」
- (54) 「如是火種居士！身嬰眾苦，常與苦俱，彼苦不斷、不捨，不得樂也。」
- (55) 火種居士！譬如士夫，持斧入山，求堅實材，見芭蕉樹，洪大〔雍直〕，即斷其根葉，剝剝其皮，乃至窮盡，都無堅實。
- (56) 火種居士！汝亦如是，自立論端，我今善求真實之義，都無堅實，如芭蕉樹也。而於此眾中，敢有所說。我不見沙門、婆羅門中，所知、所見，能與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共論議不摧伏者。而便自說：我論議風，偃草折樹，能破金石，調伏龍象，要能令彼額津、腋汗、毛孔水流。汝今自論己義而不自立，先所誇說能伏彼相，今盡自取而不能動如來一毛。」
- (57) 爾時，世尊於大眾中，被〔鬱多羅僧〕，現胸而示：「汝等試看！能動如來一毛以不？」
- (58) 爾時，薩遮尼搥子默然低頭，慚愧失色。

- (59) 爾時，眾中有一離車，名突目佉，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世尊！聽我說譬。」
- (60) 佛告突目佉：「宜知是時。」
- (61) 突目佉白佛言：「世尊！譬如有人執持斗斛，於大聚穀中，取二三斛，今此薩遮尼搥子亦復如是。」
- (62) 世尊！譬如長者巨富多財，忽有罪過，一切財物悉入王家。薩遮尼搥子亦復如是，所有才辯，悉為如來之所攝受。
- (63) 譬如城邑、聚落邊有大水，男女大小悉入水戲，取水中蟹，截斷其足，置於陸地，以無足故，不能還復入於大水。薩遮尼搥子亦復如是，諸有才辯，悉為如來之所斷截，終不復敢重詣如來，命敵論議。」
- (64) 爾時，薩遮尼搥子忿怒熾盛，罵唾突目佉離車言：「汝羸疏物，不審諦，何為其鳴！吾自與沙門瞿曇論，何豫汝事？」
- (65) 薩遮尼搥子呵罵突目佉已，復白佛言：「置彼凡輩鄙賤之說，我今別有所問。」
- (66) 佛告薩遮尼搥子：「恣汝所問，當隨問答。」
- (67) 「云何瞿曇為弟子說法，令離疑惑？」
- (68) 佛告火種居士：「我為諸弟子說：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如實觀察，非我、非異我、不相在。
- (69)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 (70) 彼學必見跡，不斷壞，堪任成就，厭離知見，守甘露門。雖非一切悉得究竟，且向涅槃。如是弟子從我教法，得離疑惑。」
- (71) 復問瞿曇：「復云何教諸弟子，於佛法得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 (72) 佛告火種居士：「正以此法，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如實知，非我、非異我、不相在。
- (73)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 (74) 彼於爾時，成就三種無上：智無上、道無上、解脫〔無上〕。成就三種無上已，於大師所，恭敬、尊重、供養如佛。世尊覺一切法，即以此法調伏弟子，令得安隱，令得無畏，調伏寂靜，究竟涅槃。世尊為涅槃故，為弟子說法。火種居士！我諸弟子，



於此法中，得盡諸漏，得心解脫，得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 (75) 薩遮尼捷子白佛言：「瞿曇！猶如壯夫鋒刃亂下，猶可得免，瞿曇論手，難可得脫！
- (76) 如盛毒蛇猶可得避，曠澤猛火猶可得避，兇惡醉象亦可得免，狂餓師子悉可得免，沙門瞿曇論議手中，難可得脫！
- (77) 非我凡品輕躁鄙夫，論具不備，以論議故來詣瞿曇。沙門瞿曇！此毘舍離豐樂國土，有遮波梨支提、漆奄羅樹支提、多子支提、瞿曇在拘樓陀支提、婆羅受持支提、捨重擔支提、力士寶冠支提。世尊！當安樂於此毘舍離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諸世間，於世尊所常得恭敬、奉事、供養，令此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長夜安樂，唯願止此！明朝與諸大眾，受我薄食！」
- (78)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
- (79) 時薩遮尼捷子，知佛世尊默然受請已，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 (80) 爾時，薩遮尼捷子於彼道中，語諸離車：「我已請沙門瞿曇及諸大眾，供設飯食，汝等人各辦一釜食，送至我所。」
- (81) 諸離車各還其家，星夜供辦，晨朝送至薩遮尼捷子所。
- (82) 薩遮尼捷子晨朝灑掃，敷座，供辦淨水；遣使詣佛，白言：「時到！」
- (83)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著衣持鉢，往薩遮尼捷子所，大眾前坐。
- (84) 薩遮尼捷子自手奉施清淨飲食，充足大眾。食已，洗鉢竟。
- (85) 薩遮尼捷子知佛食竟，洗鉢已，取一卑床，於佛前坐。
- (86) 爾時，世尊為薩遮尼捷子說隨喜偈言：  
於諸大會中，奉火為其最；闍陀經典中，婆毘諦為最；  
人中王為最；諸河海為最；諸星月為最；諸明日為最；  
十方天人中，等正覺為最！
- (87) 爾時，世尊為薩遮尼捷子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還歸本處。
- (88) 時諸比丘，於彼道中眾共論議：「五百離車各為薩遮尼捷子供辦飲食，彼諸離車於何得福？薩遮尼捷子於何得福？」
- (89) 爾時，諸比丘還自住處，舉衣鉢，洗足已，至世尊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向於路中，自共論議：五百離車為薩遮尼捷子供辦飲食，供養世尊、諸大眾，彼諸離

車於何得福？薩遮尼搥子於何得福？」

- (90) 佛告諸比丘：「彼諸離車，供辦飲食，為薩遮尼搥子，於薩遮尼搥子所因緣得福。薩遮尼搥子得福，佛功德。彼諸離車得施有貪、恚、癡因緣果報；薩遮尼搥子得施無貪、恚、癡因緣果報。」

### ● 《增一阿含經》第 332 經

(01) 聞如是：

(02) 一時，佛在毗舍離城外林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03) 爾時，尊者馬師到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

(04) 是時，薩遮尼搥子遙見馬師來，即往語馬師曰：「汝師說何等義？有何教訓？以何教誡向弟子說法乎？」

(05) 馬師報曰：「梵志！色者無常，無常者即是苦，苦者即是無我，無我者即是空也，空者彼不我有，我非彼有。如是者智人之所學也。痛、想、行、識無常，此五盛陰無常，無常者即是苦，苦者即是無我，無我者即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卿欲知者，我師教誡其義如是，與諸弟子說如是義。」

(06) 是時，尼搥子以兩手掩耳，而作是言：「止！止！馬師！我不樂聞此語。設瞿曇沙門有此教者，我實不樂聞。所以然者，如我義者色者是常，沙門義者無常。何日當見沙門瞿曇與共論議？當除沙門瞿曇顛倒之心。」

(07) 爾時，毗舍離城五百童子集在一處，欲有所論。是時，尼搥子往至五百童子所，語童子曰：「汝等皆來，共至沙門瞿曇所。所以然者，意欲與彼沙門瞿曇共論，使彼沙門得見正諦之道。

沙門所說者色者無常，如我義者色者是常。

猶如力士手執長毛之羊，隨意將東西，亦無疑難。

我今亦復如是，與彼沙門瞿曇論議，隨我捉捨而無疑難。

猶如猛象凶暴而有六牙，在深水中戲，亦無所難。

我今亦復如是，與彼論議亦無疑難。

猶如兩健丈夫而捉一劣者，在火上炙，隨意轉側，亦無疑難。



我今與彼論義亦無疑難。

我論議中尚能害象，何況人乎？亦能使象東、西、南、北，豈不如人乎？今此講堂樑柱無情之物，尚能使移轉，何況與人共論能勝？我使彼血從面孔出而命終。」

(08) 其中或有童子而作是言：「尼撻子終不能與沙門論議，但恐沙門瞿曇與尼撻子論議耳！」

或有作是說：「沙門不與尼撻子論議，尼撻子能與沙門共論議。」

(09) 是時，尼撻子便作是念：設令沙門瞿曇所說，如馬師比丘者，足得相疇，若更有義者，聞已當知。

是時，尼撻子將五百童子，前後圍繞，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是時，尼撻子白世尊言：「云何，瞿曇！有何教誡？以何教誡訓諸弟子？」

(10) 佛告尼撻子：「我之所說，色者無常，無常即是苦，苦者即是無我，無我者即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痛、想、行、識及五盛陰皆悉無常，無常即是苦，苦者無我，無我者是空，空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我之教誡其義如是。」

(11) 尼撻子報曰：「我不樂聞此義。所以然者，如我所解義，色者是常。」

世尊告曰：「汝今且專心意，思惟妙理，然後說之。」

(12) 尼撻子報曰：「我今所說色者是常，此五百童子其義亦爾。」

世尊告曰：「汝今所說色者是常，此五百童子其義亦爾。」

世尊告曰：「汝今以己之辯說之，何為引彼五百人乎？」

(13) 尼撻子報曰：「我今說色是常，沙門欲何等言論？」

(14) 世尊告曰：「我今說色者無常，亦復無我。權詐合數有此色者，亦無真實，無固、無牢亦如雪搏，是磨滅之法，是變易之法。汝今方說色者是常，我還問汝，隨意報我。云何，尼撻子！轉輪聖王還於己國得自在不乎？又彼大王不應脫者而脫之，不應繫者而繫之，可得爾乎？」

(15) 尼撻子報曰：「此聖王有此自在之力，不應殺者能殺之，不應繫者能繫之。」

(16) 世尊告曰：「云何，尼撻子！轉輪聖王當復老乎？頭白、面皺、衣裳垢塗？」

(17) 是時，尼撻子默然不報。

世尊再三問之，彼亦再三默然不報。

是時，密跡金剛力士手執金剛之杵，在虛空中而告之曰：「汝今不報論者，於如來前破汝頭作七分！」

(18) 爾時，世尊告尼捷子曰：「汝今觀虛空中。」

(19) 是時，尼捷子仰觀空中，見密跡金剛力士，又聞空中語：「設汝不報如來論者，當破汝頭作七分！」見已驚恐，衣毛皆豎，白世尊言：「唯願瞿曇當見救濟，今更問論當疇對！」

(20) 世尊告曰：「云何，尼捷子！轉輪聖王當復老乎？亦當頭白、齒落、皮緩、面皺耶？」

(21) 尼捷子報曰：「沙門瞿曇！雖有此語；如我義者，色者是常。」

(22) 世尊告曰：「汝善思惟而後報之，前之與後義不相應。但具論聖王當復老乎？亦當頭白、齒落、皮緩、面皺耶？」

(23) 尼捷子報曰：「轉輪聖王許使老。」

(24) 世尊告曰：「轉輪聖王常能於己國得自由，何以故不能卻老、卻病、卻死？我不用老、病、死，我是常之，應欲使然者，其義可？」

### 【比對】

此處與他本相異之處：聖王有處置人民的自在之力，但是聖王對自己的變老卻無自在之力。表示凡夫自以為有「自在之我」，其實這只是一錯覺而已。

(25) 是時，尼捷子默然不對，愁憂不樂，寂然不語。

(26) 是時，尼捷子身體汗出，汗汗衣裳，亦徹坐處，乃至於地。

(27) 世尊告曰：「尼捷子！汝在大眾中而師子吼：『汝等童子共我至瞿曇所，與共論議，當降伏，如捉長毛之羊，隨意東西，而無疑難；亦如大象入深水中，隨意自遊，亦無所畏；亦如兩健丈夫捉一劣者，在火上炙，隨意轉側。』又復汝說：『我常能論害大象，如此樑柱草木斯皆無情，與共論議能使屈伸低仰，亦能使腋下流汗。』」

(28) 爾時，世尊舉三法衣，示尼捷子曰：「汝觀如來腋無流汗，然汝今日返更有汗，乃徹乎地。」

是時，尼捷子復默然不對。

(29) 爾時，有童子名頭摩，集在彼眾中。

是時，頭摩童子白世尊言：「我今堪任有所施行，亦欲所說。」

世尊告曰：「隨意說之。」

(30) 頭摩童子白佛言：「猶如去村落不遠有好浴池，然彼浴池有蟲饒

腳。然村落人民，男女大小往至浴池所，而出此蟲，各各以瓦石取此蟲，打之傷破手腳，彼蟲意欲還入水者，終無此事。

此尼撻子亦復如是，初意猛盛，與如來共論，心懷妬意，兼抱憍慢。如來盡以除之，永無有餘。此尼撻子更終不能重至如來所而共論議。」

(31) 是時，尼撻子語頭摩童子曰：「汝今愚惑，不別真偽，亦不與汝共論，乃與沙門瞿曇共論。」

是時，尼撻子白佛言：「唯問義理，當更說之。」

(32) 世尊告曰：「云何，尼撻子！轉輪聖王欲使老、病、死不至，可得爾乎？彼聖大王果此願耶？」

尼撻子報曰：「不果此願也。」

(33) 「欲使有此色，欲使無此色，可果乎？」

尼撻子報曰：「不果也，瞿曇！」

(34) 世尊告曰：「云何，尼撻子！色者是常，為是無常？」

尼撻子報曰：「色者無常。」

(35) 「設復無常，為變易法，汝復見此是我，許我是彼有乎？」

對曰：「不也，瞿曇！」

(36) 「痛、想、行、識為是常，為是非常？」

對曰：「無常。」

(37) 世尊告曰：「設復無常，為變易之法，汝頗見有乎？」

對曰：「無也。」

(38) 世尊告曰：「此五盛陰是常、無常也？」

尼撻子報曰：「無常也。」

(39) 佛言：「設復無常，為變易法，汝頗見有乎？」

對曰：「無也。」

(40) 「云何，尼撻子！汝言是常，此理不與義相違乎？」

(41) 是時，尼撻子白世尊言：「我今愚癡，不別真諦，乃興此懷，與瞿曇共論，言色是常，猶如猛獸師子遙見人來，有恐怖心乎？終無此事！今日如來亦復如是，無有毫釐。我今狂惑，未明深義，乃敢觸燒，沙門瞿曇所說過多，猶如盲者得眼，聾者徹聽，迷者見路，無目者見色。沙門瞿曇亦復如是，無數方便而為說法。我今自歸沙門瞿曇、法、比丘僧。自今已後盡形壽，聽為優婆塞，不復殺生。唯願瞿曇及比丘僧，當受我請！欲飯佛及比丘僧。」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

(42) 是時，尼撻子見世尊默然受請，即從座起，繞佛三匝，頭面禮足

而去。往詣毗舍離童子所，到已，語童子曰：「汝等所應供養我具，當以時給我，莫以非時。我今請沙門瞿曇及比丘僧，明當飯之。」

(43) 是時，諸童子各辦飲食之具，持用與之。是時，尼捷子即以其夜，辦種種甘饌飲食，敷好坐具，而白：「時到，今正是時，唯願屈神！」

(44) 是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僧入毗舍離，往至尼捷子家，到已就座，及比丘僧各次第坐。

(45) 是時，尼捷子已見佛、比丘僧坐定，自手斟酌，行種種飲食，見佛、比丘僧食訖，行清淨水，便取一小座，在如來前坐，欲得聞法。

(46) 爾時，世尊漸與說妙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穢惡，淫不淨行，出要為樂。

(47) 爾時，世尊已見尼捷子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集、盡、道，盡與彼尼捷子說之。是時，尼捷子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48) 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祠祀火為上，詩書頌為首；人中王為最，眾流海為源。  
星中月為明，光明日最勝；上下及四方，諸地所出物。  
天及人民類，佛為無上尊；欲求其德者，三佛為最上。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即從座起而去。

**【比對】：以下九段為別本所無。**

(49) 是時，尼捷子五百弟子聞師受佛教化，聞已，各各自相謂言：「我等大師，云何師宗瞿曇？」

是時，諸弟子出毗舍離城，在中道立。

(50) 是時，尼捷子欲至佛所聽法。是時，世尊與尼捷子說法，助令歡喜。尼捷子聞法已，即從座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51) 是時，尼捷子弟子遙見師來，各各自相謂言：「此沙門瞿曇弟子今著道來，各各取瓦石而打殺之。」

(52) 時，諸童子聞尼捷子為弟子所殺，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諸童子白世尊言：「如來所可教化尼捷子者，今為弟子所殺。今已命終為生何處？」

(53) 世尊告曰：「彼是有德之人，四諦具足，三結使滅，成須陀洹，必盡苦際。今日命終生三十三天，彼見彌勒佛已，當盡苦際。此是其義，當念修行。」



(54) 爾時，諸童子白世尊言：「甚奇！甚特！此尼撻子至世尊所，捩論議，還以己論而自縛，來受如來化。夫見如來者終無虛妄，猶如有人入海取寶，必有所剋獲，終不空還。此亦如是，其有眾生至如來所者，要得法寶，終不空還。」

(55) 爾時，世尊與諸童子說微妙法，使令歡喜。

(56) 爾時，諸童子從佛聞法已，即從座起，繞佛三匝，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57) 爾時，諸童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 《中部》第 35 經：《薩遮迦小經》

(01)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毘舍離城大林重閣講堂。

(02) 爾時，離繫派之徒薩遮迦住毘舍離城，是好挑論者、巧論者，受眾多人所崇敬。彼於毘舍離對於眾，常作如次之語：「凡沙門或婆羅門雖擁有僧伽、擁有伽那，為眾之師而更容許為應供、等正覺者，由予以論試論者，不見無震慄感動，不見不腋下流汗也。予若向無心之柱以論試論之，其[柱]因予以論試論之，亦即震慄感動，何況對於人乎？」

(03) 是時尊者阿說示早晨著衣，執持衣鉢、向毘舍離行乞。

(04) 離繫派之徒薩遮迦彷徨於毘舍離，遙見阿說示來。見而往尊者阿說示之處。往而與尊者阿說示問訊，交談友誼親睦之語而立於一面。於一面立之離繫派徒薩遮迦言尊者阿說示曰：「卿阿說示！沙門瞿曇如何教導聲聞耶？而且以如何部門多轉教於沙門瞿曇之聲聞中耶？」

(05) [阿說示曰：]「阿義耶薩那！世尊以如是教導聲聞，而且以如是分別界說來引導其聲聞眾修學增進，即：『諸比丘！色是無常、受是無常、想是無常、行是無常、識是無常也。諸比丘！色是無我、受是無我、想是無我、行是無我、識是無我。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也。』阿義耶薩那！世尊如是以教導聲聞而且以如是部門多轉教於世尊之聲聞中。」

(06) [薩遮迦曰：]「卿阿說示！我等聞沙門瞿曇如是說，實是不快也，我等何時與彼瞿曇共會，共論議之，令彼脫離其邪見。」

(07)其時五百離車人，為用事而集會於會議堂。離繫派之徒薩遮迦往離車人之處，往而言離車人曰：「來！離車人諸君！來！離車人諸君！今予將與沙門瞿曇共議論。若予對沙門瞿曇，如同他所知之聲聞阿說示比丘所確言，若如是主張者如是予對沙門瞿曇如以論拉論，強拉、拉轉之。

(08)猶如力強之人、以執長羊毛之毛而曳，強拉、拉轉。

(09)或又力強之釀造者，以大酒糟籃入深池，以執其籃端，拉之、強拉，拉轉，如是予對沙門瞿曇以論拉論，強拉、拉轉。

(10)或如力強之漉酒人以執毛篩之端、轉篩而篩之，篩落之，如是，予對沙門瞿曇以論篩論，轉篩而篩落之。

(11)或又如六十歲之象，入於深蓮池，稱為洗麻之遊戲，如是實對予沙門瞿曇正是行麻洗之遊戲。

(12)來！離車人諸君！來！離車人諸君！今予與沙門瞿曇共議論。」

(13)時離車人或曰：「沙門瞿曇如何能論破離繫派之薩遮迦乎？實離繫派之薩遮迦以論破沙門瞿曇。」

又離車人或曰：「彼之大言者離繫派之薩遮迦，如何能論破世尊乎？實世尊論破繫派之薩遮迦。」

(14)是五百離車人圍著離繫派之薩遮迦。即往大林之重閣講堂。

(16)其時眾多比丘於露地經行。

(17)此離繫派之薩遮迦往彼等比丘之處。往而言彼等比丘曰：「諸賢！今彼瞿曇住何處耶？我等實欲會見彼瞿曇。」

(18) [彼等曰：] 「阿義耶薩那！彼世尊入大林矣，為日中安息坐於一樹下。」

(19)此薩遮迦與離車之大眾共入大林，以詣世尊之處，詣而問訊世尊、交談友誼親睦之語，而坐於一面。彼等離車人或者向世尊問訊而坐一面。又或者向世尊問訊，交談友誼親睦之語而坐於一面。又或者向世尊合掌而坐於一面，又或者向世尊之面前奉報姓名而坐於一面，又或者默然而坐於一面。

(20)於一面坐之離繫派薩遮迦白世尊曰：「若卿瞿曇許諾解答予之所問，予則對卿瞿曇有少問。」

[世尊曰：] 「阿義耶薩那！汝欲者問之。」

[薩遮迦曰：] 「卿瞿曇如何教導聲聞乎！而且以如何部門多轉教卿瞿曇之聲聞耶？」

[世尊曰：] 「阿義耶薩那！予如是以教導聲聞，且以如是部門多轉教



於予之聲聞。即：『諸比丘！色是無常，受是無常，想是無常，行是無常，識是無常也。諸比丘！色是無我，受是無我，想是無我，行是無我，識是無我也。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也。』

(21)阿義耶薩那！予如是以教導聲聞，而且以如是部門多轉教於予之聲聞中也。」

(22) [薩遮迦曰：]「卿瞿曇！於予現喻之。」

(23)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示[說]之。」

(24) [薩遮迦曰：]「卿瞿曇！猶如彼等達於增大、興隆、成滿之一切種子類、植物類、依於地、而住於地，如是達於增大、興隆、成滿。卿瞿曇！猶又彼等依於力，作所作之業否？此皆依於地，住於地而如是作也。如是，卿瞿曇！此人以色為我者也，住於色，生起或善或惡。此人以受為我者也，住於受，生起或善或惡。此人以想為我者也，住於想，生起或善或惡。此人以行為我者也，住於行，生起或善或惡。此人以識為我者也，住於識，生起或善或惡。」

(25)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汝豈非言：『色是予之我、受是予之我、想是予之我、行是予之我、識是予之我』耶？」

(26) [薩遮迦曰：]「卿瞿曇！予實言：『色是予之我、受是予之我、想是予之我、行是予之我、識是予之我。』而且此之大眾亦言然。」

(27)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大眾實於汝何為！由此，阿義耶薩那！汝說明自論！」

(28) [薩遮迦曰：]「卿瞿曇！予實言：『色是予之我、受是予之我、想是予之我、行是予之我、識是予之我也。』」

(29)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若然予以此問之，應依汝之意答之。阿義耶薩那！汝對此如何思惟耶？灌頂王族之王，於自己之領土，有『以殺應殺者，以剝奪應剝奪者，以驅逐應驅逐之力否？猶如拘薩羅王之波斯匿，又猶如摩揭陀國王之阿闍世韋提希子。』」

(30) [薩遮迦曰：]「卿瞿曇！灌頂王族之王，於自己之領土實有『殺應殺者、剝奪應剝奪者、驅逐應驅逐者之力量，猶如於拘薩羅王之波斯匿，又猶如於摩揭陀王之阿闍世韋提希子。卿瞿曇！實於此等之僧伽、伽那、例如跋耆族、摩慮羅族，亦於自己之領土有『或殺應應殺者、或剝奪應應剝奪者、或驅逐應應驅逐者』之力量，何況灌頂王族之王，即如於拘薩羅王之波斯匿、摩揭陀王之阿闍世韋提希子乎？卿瞿曇！真實有力，應適行使其力。」

(33)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汝對此如何思惟耶？汝言：『色是予之

我。』汝於汝其色，有『予之色應如是、予之色不應如是』之力量否？」如是言時，離繫派之薩遮迦沈默無言。

復次，世尊言離繫派之薩遮迦曰：「汝對此如何思惟耶？汝言：『色是予之我』汝於其色，有『予之色應如是、予之色不應如是』之力量否？」

(34)復次，離繫派之薩遮迦默而無言。

(35)於是世尊言薩遮迦曰：「阿義耶薩那！然解答之，汝今非沈默之時。阿義耶薩那！無論何人由如來如法問至三次不答者，其頭裂為七分也。」

(36)其時金剛手藥叉手執鐵金剛杵，輝熾以放焰光，立於離繫派之薩遮迦頭上之虛空中曰：「若此離繫派之薩遮迦，由世尊如法問至三次，無答所問者，予從汝頭破為七分。」

(37)是時只有世尊及離繫派薩遮迦見彼金剛手藥叉。

於是，薩遮迦恐怖、戰慄，髮毛豎立，願世尊庇護，以求世尊為避難處，世尊依所請，[薩遮迦]白世尊曰：「卿瞿曇！問予者，予應答之。」

(38)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對此如何思惟耶？汝言：『色是予之我。』汝於其色，有『予之色應如是、予之色不應如是』之力量否？」

薩遮迦曰：「卿瞿曇！實無[此力]。」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思念之！阿義耶薩那！思念而答之，因汝先及後，或後及先皆不一致。阿義耶薩那！對此如何思惟耶？汝言：『受是予之我。』汝於其受，有『予之受應如是、予之受不應如是』之力量否？」

薩遮迦曰：「卿瞿曇！實無[此力]。」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思念之！阿義耶薩那！思念而答之，因汝先及後，或後及先皆不一致。阿義耶薩那！對此如何思惟耶？汝言：『想是予之我。』汝於其想，有『予之想應如是、予之想不應如是』之力量否？」

薩遮迦曰：「卿瞿曇！實無[此力]。」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思念之！阿義耶薩那！思念而答之，因汝先及後，或後及先皆不一致。阿義耶薩那！對此如何思惟耶？汝言：『行是予之我。』汝於其行，有『予之行應如是、予之行不應如是』之力量否？」

[薩遮迦曰:]「卿瞿曇！實無[此力]。」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思念之！阿義耶薩那！思念而答之！汝先及後，或後及先皆不一致。阿義耶薩那！對此如何思惟耶？汝言：『識

是予之我。』汝於其識，有『予之識應如是、予之識不應如是』之力量否？」

[薩遮迦曰:]「卿瞿曇！實無[此力]。」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思念之」阿義耶薩那！思念而答之！因汝先及後，或後及先皆不一致。阿義耶薩那！對此如何思惟耶？色是常否？或是無常否？」

(39) [薩遮迦曰:]「是無常，卿瞿曇！」

(40) [世尊曰:]「無常者是苦否？或樂否？」

(41) [薩遮迦曰:]「是苦，卿瞿曇！」

(42) [世尊曰:]「無常、苦、變壞之法，視為『彼是予所有、予是彼，彼是予之我』者，是正確否？」

(43) [薩遮迦曰:]「卿瞿曇！實不正確也。」

(44)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對此如何思惟耶？受……乃至……想……行……識是常否？或無常否？」

[薩遮迦曰:]「是無常，卿瞿曇！」

[世尊曰:]「無常者是苦否？或樂否？」

[薩遮迦曰:]「是苦，卿瞿曇！」

[世尊曰:]「無常、苦、變壞之法者，視為『彼是我所，予是彼，彼是予之我也』為正確乎？」

[薩遮迦曰:]「實不正確，卿瞿曇。」

(52)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對此如何思惟耶？其著於苦，依於苦，**奇**於苦，以苦，視為『彼為我所，予是彼，彼是予之我』彼應了知自苦、或與苦戰鬥而住否？」

(53) [薩遮迦曰:]「卿瞿曇！如何有斯，卿瞿曇！實無依據也。」

(55)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譬如一人欲得心材之求心材者，往索心材，而執利斧入森林。於其處彼發現真直而壯之高大芭蕉樹，彼即截其根，截根而截梢，截梢而剝剝莖衣，彼雖剝剝其莖衣，亦不得膚材，何況有心材乎？」

(56)如是，阿義耶薩那！汝於自論與予問答，被詰問、被對問、空無而敗。阿義耶薩那！依汝對毘舍離之眾，有述此語：『凡沙門或婆羅門雖擁有僧伽、伽那，為眾之師，雖容許為應供、等正覺者，由予以論試論者，不見無震慄、感動，不見不腋下流汗也。予若向無心之柱以論試論之，彼由予以論試論，亦皆令震慄、感動，何況對人乎！』阿義耶薩那！汝汗由前額流出，浸透上衣兩流滴於地。阿義耶薩那！



今在予身上無汗。」

(57)如是世尊於彼眾，露出黃金色之身。

(58)如是說時，離繫派之薩遮迦沈默無言、懊惱、縮肩、低頭，悄悄不能回答而坐。

(59)於是離車族東無伽者，知離繫派薩遮迦沈默無言，懊惱、縮肩、低頭，悄悄不能回答，白世尊曰：「世尊！予現喻之。」

(60)世尊曰：「以示之，東無伽。」

(63) [東無伽曰：]「世尊！譬如，村里或聚落之附近有蓮池，在此有一隻蟹，世尊！而且眾多之少年或少女，出此村里或聚落而來此蓮池。來而入此蓮池，從水裏取出蟹，以置於乾燥之地。世尊！若此蟹伸其肢腳，每被彼等少年或少女，或以木片、或砂礫切斷、割裂之，世尊！如其蟹之肢腳皆被斷、裂、割斷，再不能如以前回於蓮池也。世尊！如是，離繫派薩遮迦一切之曲說、奸計、爭論由世尊悉皆切斷、割裂矣！世尊！而且，今離繫派之薩遮迦，不得抱有意志為爭論再詣於世尊之處。」

(64)如是言時，離繫派之薩遮迦向離車族之東無伽曰：「勿言！汝東無伽！勿言！汝東無伽！我等非與汝語，我等今與瞿曇語也。」

(65)「卿瞿曇！此等之我等，勿關係其他凡庸之沙門婆羅門之言，此實不過戲論而已。」

(67)卿瞿曇之聲聞如何遵教，以應說論，斷疑、去猶豫、得無所畏、不由其他而住師教耶？」

(68)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是我之聲聞，凡是色，而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醜、或美、或遠、或近之一切，以如實正慧見：『彼非予所有、予非彼、彼非予之我。』」

(69)阿義耶薩那！又，凡是受……乃至……凡是想……凡是行……凡是識，而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醜、或美、或遠、或近之一切，以如實正慧見：『彼非予所有，予非彼，彼非予之我。』」

(70)阿義耶薩那！予之聲聞如此遵教，以應說論、斷疑、去猶豫，得無所畏，不依其他而住師教。」

(71) [薩遮迦曰：]「卿瞿曇！比丘如何，應供、諸漏已盡，修行圓滿，所作已作，捨棄諸重擔，到達理想，斷存在之結。正慧而為解脫者乎？」

(72)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於是，比丘，凡是色，而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醜、或美、或遠、或近之一切，

以如實直覺正慧以見：『彼非予所有，予非彼、彼非予之我，』無取著而住解脫也。

(73)凡是受……乃至……想，……行……識而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醜、或美、或遠、或近之一切，以如實正慧見：『彼非予所有，予非彼，彼非予之我，』無取著而住解脫也。阿義耶薩那！比丘如此為應供，諸漏已盡，修行圓滿，所作已作，棄諸重擔，到達理想，斷存在之結，正智而解脫。

(74)阿義耶薩那！如是解脫心之比丘，成就三無上：具無上、道無上、解脫無上也。阿義耶薩那！如是解脫之比丘，恭敬、尊重、尊敬、崇拜如來，即彼佛世尊為菩提而說法，彼調御者之世尊，為調御而說法，彼寂靜者之世尊為寂靜而說法，彼度者之世尊，為度而說法，彼涅槃者之世尊，為般涅槃而說法也。」

(75)如是說時，離繫派薩遮迦白世尊曰：「卿瞿曇！我等想對卿瞿曇以論論戰者，實是鹵莽、輕率也。」

(76)卿瞿曇！若攻擊狂象，使人安泰；但攻擊卿瞿曇即令人不得安泰。卿瞿曇！若攻擊燃燒火團，使人安泰；但攻擊卿瞿曇，不得令人安泰。卿瞿曇！以攻擊猛烈之毒蛇，使人安泰；但攻擊卿瞿曇，即令人不得安泰。

卿瞿曇！我等想對卿瞿曇以論論戰者，實是鹵莽、輕率也。

(77)卿瞿曇！明朝與比丘眾共受我[請]食！」

(78)世尊默然而受之。

(79-80)於是離繫派之薩遮迦知世尊受諾，向彼等離車人曰：「離車人之諸君！請轉予，沙門瞿曇與比丘眾共受明朝之請食，然者汝等諸君，有適當者應持來。」

(81)於是彼等離車人其夜備具五百釜食之施食，持來於離繫派之薩遮迦。

(82)如是，離繫派之薩遮迦設殊妙之嚼食、噉食，於自己之園，時告世尊曰：「卿瞿曇！食備矣！」

(83)於是世尊早晨著衣，執持衣鉢，往離繫派薩遮迦之園。往而與比丘眾坐於所設之座。

於是離繫派之薩遮迦以世尊為上首而向比丘眾以自手供養奉侍殊妙之嚼食、噉食。

離繫派之薩遮迦見世尊食已，手離鉢後，[自]執一卑床於一面坐。

於一面坐已，薩遮迦白世尊曰：「卿瞿曇！於是施若有功德及功德地

者，願為施與者之幸福。」

[世尊曰：]「阿義耶薩那！〔彼施與者得施『未離貪、恚、癡者』如汝者之功德，汝得施『離貪、恚、癡者』如予者之功德〕。」

---

### ●MN 35 , Cula-Saccaka Sutta: The Shorter Discourse to Saccaka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Thanissaro Bhikkhu © 2012

I have heard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staying near Vesālī, at the Gabled Hall in the Great Forest.

And on that occasion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was dwelling in Vesālī — a debater, a sophist[ *paṇḍita-vādo* ], well-regarded by people at large. He made this statement before the assembly in Vesālī: "I see no contemplative or brahman, the head of an order, the head of a group, or even one who claims to be an arahant, rightly self-awakened, who — engaged in debate with me — would not shiver, quiver, shake, & break out in sweat under the armpits. Even if I were to engage a senseless stump in debate, it — engaged with me in debate — would shiver, quiver, & shake, to say nothing of a human being."

Then early in the morning Ven. Assaji [2] adjusted his under robe and — carrying his bowl & robes — went into Vesālī for alms.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walking & wandering around Vesālī to exercise his legs, saw Ven. Assaji coming from afar. On seeing him, he went up to him and exchanged courteous greetings with him. After an exchange of friendly greetings & courtesies, he stood to one side. As he was standing there, he said to him, "Master Assaji, how does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discipline his disciples? Or what part of his instruction is generally presented to his disciples?"



"Aggivessana [ Saccaka's clan name] , the Blessed One disciplines his disciples in this way ; this part of the Blessed One's instruction is generally presented to his disciples: 'Form is inconstant. Feeling is inconstant. Perception is inconstant. Fabrications are inconstant. Consciousness is inconstant. Form is not-self. Feeling is not-self. Perception is not-self. Fabrications are not-self. Consciousness is not-self. All fabrications are inconstant. All phenomena are not-self.' This, Aggivessana,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Blessed One disciplines his disciples ; this part of the Blessed One's instruction is generally presented to his disciples."

"What a bad thing to hear we have heard, Master Assaji, when we have heard that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teaches this sort of thing. Perhaps sooner or later we might go to meet with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Perhaps there might be some discussion. Perhaps we might pry him away from that evil viewpoint."

Now on that occasion, five hundred Licchavis had gathered at a meeting hall on some business or other.

So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went to those Licchavis and, on arrival, said to them, "Come out, good Licchavis! Come out, good Licchavis! Today will be my discussion with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If he takes the position with me that was taken with me by his famous disciples, the monk named Assaji, then just as a strong man, seizing a long-haired ram by the hair, would drag him to and drag him fro and drag him all around, in the same way I, statement by statement, will drag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to and drag him fro and drag him all around. Just as a strong distillery worker, throwing a large distiller's strainer into a deep water tank and grabbing it by the corners, would drag it to and drag it fro and drag it all around, in the same way I, statement by statement, will drag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to and drag him fro and drag him all around. Just as a strong distillery ruffian, grabbing a horse-hair strainer by the corners, would shake it down and shake it out and

thump it, in the same way I, statement by statement, will shake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down and shake him out and thump him. Just as a sixty-year old elephant, plunging into a deep pond, would amuse itself playing the game of hemp-washing, in the same way I will amuse myself playing the game of hemp-washing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as it were. Come on out, good Licchavis! Come on out, good Licchavis! Today will be my discussion with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Then some of the Licchavis said, "Who is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that he will refute the statement of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It's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who will refute the statement of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Some of the Licchavis said, "Who is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that he will refute the statement of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It's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who will refute the statement of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So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surrounded by five hundred Licchavis, went to the Gabled Hall in the Great Forest.

Now on that occasion a large number of monks were doing walking meditation in the open air.

So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went up to the monks and said, "Where, masters, is Master Gotama now? We want to see Master Gotama."

"The Blessed One, Aggivessana, having plunged into the Great Forest, is sitting under a certain tree for the day's abiding."

Then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together with a large group of Licchavis plunged into the Great Forest and went to the Blessed One. On arrival, he exchanged courteous greetings with the Blessed One. After an exchange of friendly greetings & courtesies,

he sat to one side. Some of the Licchavis, having bowed down to the Blessed One, sat to one side. Some of the Licchavis exchanged courteous greetings with the Blessed One and, after an exchange of friendly greetings & courtesies, sat to one side. Some of the Licchavis, having raised their hands palm-to-palm in front of the chest, sat to one side. Some of the Licchavis, after announcing their name and clan, sat to one side. Some of the Licchavis, staying silent, sat to one side.

As he was sitting there, he said to the Blessed One, "I would like to question Master Gotama on a certain point, if Master Gotama would grant me the favor of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Ask, Aggivessana, as you see fit."

"How does Master Gotama discipline his disciples? Or what part of his instruction is generally presented to his disciples?"

"Aggivessana, I discipline my disciples in this way ; this part of my instruction is generally presented to my disciples: 'Form is inconstant. Feeling is inconstant. Perception is inconstant. Fabrications are inconstant. Consciousness is inconstant. Form is not-self. Feeling is not-self. Perception is not-self. Fabrications are not-self. Consciousness is not-self. All fabrications are inconstant. All phenomena are not-self.' This, Aggivessana, is the way in which I discipline my disciples ; this part of my instruction is generally presented to my disciples."

"A simile occurs to me, Master Gotama."

"Let it occur to you, Aggivessana."

"Just as any seeds that exhibit growth, increase, & proliferation, all do so in dependence on the earth ; or just as any activities requiring strength that are done, all are done in dependence on the earth ; in the same way, Master Gotama, an individual with form as

**self**, taking a stance on form, produces merit or demerit. An individual with feeling as self... with perception as self... with fabrications as self... with consciousness as self, taking a stance on consciousness, produces merit or demerit."

"Then, Aggivessana, are you saying, 'Form is my self, feeling is my self, perception is my self, fabrications are my self, consciousness is my self?'"

"Yes, Master Gotama, I'm saying that 'Form is my self, feeling is my self, perception is my self, fabrications are my self, consciousness is my self.' As does this great multitude." [4]

"What does this great multitude have to do with you? Please focus just on your own assertion."

"Yes, Master Gotama, I'm saying that 'Form is my self, feeling is my self, perception is my self, fabrications are my self, consciousness is my self.'"

"Very well then, Aggivessana, I will cross-question you on this matter. Answer as you see fit. What do you think? Would a consecrated, noble-warrior king — such as King Pasenadi of Kosala or King Ajātasattu Vedehiputta of Magadha — **wield the power in his own domain to execute those who deserve execution, to fine those who deserve to be fined, and to banish those who deserve to be banished?**"

"Yes, Master Gotama, he would wield the power in his own domain to execute those who deserve execution, to fine those who deserve to be fined, and to banish those who deserve to be banished. Even these oligarchic groups, such as the Vajjians & Mallans, wield the power in their own domains to execute those who deserve execution, to fine those who deserve to be fined, and to banish those who deserve to be banished, [5] to say nothing of a consecrated, noble-warrior king such as King Pasenadi of Kosala,

or King Ajātasattu Vedehiputta of Magadha. He would wield it, and he would deserve to wield it."

"What do you think, Aggivessana? When you say, 'Form is my self,' do you wield power over that form: 'May my form be thus, may my form not be thus'?"

When this was said,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was silent.

A second time, the Blessed One said to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What do you think, Aggivessana? When you say, 'Form is my self,' do you wield power over that form: 'May my form be thus, may my form not be thus'?"

When this was said,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was silent a second time.

Then the Blessed One said to him, "Answer now, Aggivessana. This is not the time to be silent. When anyone doesn't answer when asked a legitimate question by the Tathāgata up to three times, his head splits into seven pieces right here."

Now on that occasion the spirit (*yakkha*) Vajirapāṇin [Thunderbolt-in-Hand], carrying an iron thunderbolt, was poised in the air above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thinking,) "If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doesn't answer when asked a legitimate question by the Blessed One up to three times, I will split his head into seven pieces right here."

The Blessed One saw the spirit Vajirapāṇin, as did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So Saccaka — afraid, terrified, his hair standing on end — seeking shelter in the Blessed One, seeking a cave/asylum in the Blessed One, seeking refuge in the Blessed One — said to the Blessed One, "Let Master Gotama ask me. I will answer."



"What do you think, Aggivessana? When you say, 'Form is my self,' do you wield power over that form: 'May my form be thus, may my form not be thus'?"

"No, Master Gotama."

"Pay attention, Aggivessana, and answer (only) after having paid attention! What you said after isn't consistent with what you said before, nor is what you said before consistent with what you said after.

"What do you think, Aggivessana? When you say, 'Feeling is my self... Perception is my self... Fabrications are my self... Consciousness is my self,' do you wield power over that consciousness: 'May my consciousness be thus, may my consciousness not be thus'?"

"No, Master Gotama."

"Pay attention, Aggivessana, and answer (only) after having paid attention! What you said after isn't consistent with what you said before, nor is what you said before consistent with what you said after.

"What do you think, Aggivessana? **Is form constant or inconstant?**"

"Inconstant, Master Gotama."

"And is that **which is inconstant** **easeful or stressful?**"

"Stressful, Master Gotama."

"And is it fitting to regard what is inconstant, stressful, subject to change as: **'This is mine. This is my self. This is what I am?'**"

"No, Master Gotama."



"...Is feeling constant or inconstant?"

"Inconstant, Master Gotama."...

"...Is perception constant or inconstant?"

"Inconstant, Master Gotama."...

"...Are fabrications constant or inconstant?"

"Inconstant, Master Gotama."...

"What do you think, Aggivessana? Is consciousness constant or inconstant?"

"Inconstant, Master Gotama."...

"And is that which is inconstant easeful or stressful?"

"Stressful, Master Gotama."

"And is it fitting to regard what is inconstant, stressful, subject to change as: 'This is mine. This is my self. This is what I am'?"

"No, Master Gotama."

"What do you think, Aggivessana? When one adheres to stress, holds to stress, is attached to stress, and **envisions of stress that 'This is mine ; this is my self ; this is what I am,'** would he comprehend stress or dwell having totally destroyed stress?"

"How could that be, Master Gotama? No, Master Gotama."

"That being the case, Aggivessana, don't you adhere to stress, hold to stress, aren't you attached to stress, and **don't you envision of stress that 'This is mine. This is my self. This is what I am'?**"

"How could that not be the case, Master Gotama? Yes, Master Gotama."

"Suppose a man — in need of heartwood, seeking heartwood, wandering in search of heartwood — were to enter a forest taking a sharp ax. There he would see a large plantain trunk: straight, young, immature. He would cut it at the root and, having cut it at the root, cut off the crown. Having cut off the crown, he would unfurl the leaf sheaths. Unfurling the leaf sheaths, he wouldn't even find sapwood there, to say nothing of heartwood. In the same way, Aggivessana, when you are interrogated, rebuked, & pressed by me with regard to your own statement, you are empty, void, mistaken. But it was you who made this statement before the assembly in Vesālī: 'I see no contemplative or brahman, the head of an order, the head of a group, or even one who claims to be an arahant, rightly self-awakened, who — engaged in debate with me — would not shiver, quiver, shake, & break out in sweat under the armpits. Even if I were to engage a senseless stump in debate, it — engaged with me in debate — would shiver, quiver, & shake, to say nothing of a human being.' But now some drops of sweat coming out of your forehead, drenching your upper robe, are landing on the ground, whereas now I have no sweat on my body." And the Blessed One uncovered his golden-colored body to the assembly. When this was said,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fell silent, abashed, sitting with his shoulders drooping, his head down, brooding, at a loss for words.

Then **Dummukha** [Bad Mouth] the Licchavi-son — sensing that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was silent, abashed, sitting with his shoulders drooping, his head down, brooding, at a loss for words — said to the Blessed One, "Lord, a simile has occurred to me."

"Let it occur to you, Dummukha," the Blessed One said.

"Suppose, lord, that not far from a village or town was a pond. There in it was a crab. Then a number of boys & girls, leaving the village or town, would go to the pond and, on arrival, would go down to bathe in it. Taking the crab out of the water, they would place it on the ground. And whenever the crab extended a leg, the boys or girls would cut it off, break it, and smash it with sticks or stones right there, so that the crab — with all its legs cut off, broken, & smashed — would be unable to get back in the water as before. In the same way, whatever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s writhings, capers, & contortions, the Blessed One has cut them off, broken them, and smashed them all, so that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is now unable to approach the Blessed One again for the purpose of debate."

When this was said,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said to Dummukha the Licchavi-son, "Just you wait, Dummukha. Just you wait, Dummukha. You're a big-mouth, Dummukha. [6] We're not taking counsel with you. We're here taking counsel with Master Gotama."

[Then, turning to the Buddha,] "Let that be, Master Gotama, our words & those of other ordinary contemplatives & brahmans — prattled prattling, as it were."

"Now, Master Gotama, to what extent is a disciple of Master Gotama one who carries out his message, carries out his instruction, one who has crossed over & beyond doubt, one with no more questioning, one who has gained fearlessness and dwells independent of others with regard to the Teacher's message?"

"There is the case, Aggivessana, where a disciple of mine sees with right discernment **any form whatsoever** — past, future, or present ; internal or external ; blatant or subtle ; common or sublime ; far or near: every form as it has come to be — **as 'This is not mine. This is not my self. This is not what I am.'**

"He sees with right discernment any feeling... any perception... any fabrications... any consciousness whatsoever — past, future, or present ; internal or external ; blatant or subtle ; common or sublime ; far or near: every consciousness as it has come to be — as 'This is not mine. This is not my self. This is not what I am.'

"It's to this extent, Aggivessana, that a disciple of mine is one who carries out my message, carries out my instruction, one who has crossed over & beyond doubt, one with no more questioning, one who has gained fearlessness and dwells independent of others with regard to the Teacher's message."

"And to what extent, Master Gotama, is a monk an arahant, one whose mental effluents are ended, who has reached fulfillment, done the task, laid down the burden, attained the true goal, laid to waste the fetter of becoming, and is released through right gnosis?"

"There is the case, Aggivessana, where a monk — having seen with right discernment any form whatsoever — past, future, or present ; internal or external ; blatant or subtle ; common or sublime ; far or near: every form as it has come to be — as 'This is not mine. This is not my self. This is not what I am' is, through lack of clinging/sustenance, released.

"Having seen with right discernment any feeling... any perception... any fabrications... any consciousness whatsoever — past, future, or present ; internal or external ; blatant or subtle ; common or sublime ; far or near: every consciousness as it has come to be — as 'This is not mine. This is not my self. This is not what I am,' he is, through lack of clinging/sustenance, released.

"It's to this extent, Aggivessana, that a monk is an arahant, one whose mental effluents are ended, who has reached fulfillment, done the task, laid down the burden, attained the true goal, laid to waste the fetter of becoming, and is released through right gnosis.



"One thus released is endowed with three unsurpassables: unsurpassable vision, unsurpassable practice, unsurpassable release. And a monk whose mind is thus released still honors, respects, reveres, & worships the Tathāgata (in this way): "Awakened, the Blessed One teaches the Dhamma for awakening. Tamed, the Blessed One teaches the Dhamma for taming. Tranquil, the Blessed One teaches the Dhamma for tranquility. Having crossed over, the Blessed One teaches the Dhamma for crossing over. Totally unbound, the Blessed One teaches the Dhamma for total Unbinding."

When this was said,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said to the Blessed One, "It is we, Master Gotama, who were insolent, we who were reckless, in that we construed that Master Gotama could be attacked statement by statement. For there might be safety for a person who has attacked a rutting elephant, but there is no safety for a person who has attacked Master Gotama. There might be safety for a person who has attacked a mass of fire, but there is no safety for a person who has attacked Master Gotama. There might be safety for a person who has attacked a fanged snake, a poisonous snake, but there is no safety for a person who has attacked Master Gotama. It is we, Master Gotama, who were insolent, we who were reckless, in that we construed that Master Gotama could be attacked statement by statement.

"May Master Gotama, together with the community of monks, acquiesce to my offer of tomorrow's meal."

The Blessed One acquiesced with silence.

Then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sensing the Blessed One's acquiescence, addressed the Licchavis, "Listen, Master Licchavis. Gotama the contemplative is invited for tomorrow together with the community of monks. Offer to me what you construe to be proper for him."

Then, after the night had passed, the Licchavis offered to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a food offering of approximately five hundred oblation-dishes.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after having exquisite staple & non-staple food prepared in his own monastery, announced the time to the Blessed One: "It's time, Master Gotama. The meal is ready."

So the Blessed One early in the morning adjusted his under robe and — carrying his bowl & robes — went together with the community of monks to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s monastery. On arrival, he sat down on a seat laid out.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with his own hand, served & satisfied the community of monks headed by the Blessed One with exquisite staple & non-staple food. Then, when the Blessed One had eaten and had removed his hand from his bowl, Saccaka the Nigaṇṭha-son, taking a lower seat, sat down to one side. As he was sitting there, he said to the Blessed One, "Master Gotama, may the merit and accoutrements of the merit of this gift be exclusively for the happiness of the donors."

"Aggivessana, whatever has come from (giving to) a recipient such as you — not without passion, not without aversion, not without delusion — that will be for the donors. Whatever has come from (giving to) a recipient such as me — without passion, without aversion, without delusion — that will be for you."

---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 《闍陀經》比對

1. 《雜阿含262經》：闍陀經
2. 《相應部》22.90：闍陀
3. 《瑜伽師地論》《攝事分》解釋
4. SN 22.90 Channa Sutta：To Channa

### ● 《雜阿含262經》：闍陀經

- (01) 如是我聞：一時，有眾多上座比丘，住波羅柰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佛般泥洹未久。
- (02) 時長老闍陀，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柰城乞食；食已還，攝衣鉢，洗足已，持戶鉤，從林至林，從房至房，從經行處至經行處，處處請諸比丘言：「當教授我，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我當如法知、如法觀。」
- (03) 時諸比丘語闍陀言：「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
- (04) 闍陀語諸比丘言：「我已知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

【比對】：於四法印中，此處無「一切行苦」，南傳則只有：「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

- (05) 闍陀復言：「然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滅盡〕、涅槃』。此中云何有我而言如是知、如是見，是名見法？」第二、第三，亦如是說。

【比對】：南傳是：「然而於『一切行寂止，一切依定棄，愛盡、離欲、滅盡、涅槃』，我心不進、不澄、不安住、不解脫。生恐懼、取著、意退轉則思：『若然者，何為我體耶？』然而觀於法者則不然。」可知闍陀此時害怕「一切行寂止」後，「我」跑到哪裡去？但是證悟者（觀於法者）則沒有疑惑而不會有這

種想法。

- (06) 闍陀復言：「是中誰復有力，堪能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
- (07) 復作是念：「尊者阿難，今在拘睒彌國瞿師羅園，曾供養親觀世尊，佛所讚歎，諸梵行者皆悉識知，彼必堪能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
- (08) 時闍陀過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柰城乞食。食已還，攝舉臥具，攝臥具已，持衣鉢，詣拘睒彌國。漸漸遊行，到拘睒彌國。攝舉衣鉢，洗足已，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已，卻坐一面。
- (09) 時闍陀語尊者阿難言：「一時，諸上座比丘住波羅柰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時我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柰城乞食；食已還，攝衣鉢。洗足已，持戶鉤，從林至林，從房至房，從經行處至經行處，處處見諸比丘而請之言：當教授我，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
- (10) 時諸比丘為我說法言：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
- (11) 我爾時語諸比丘言：我已知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然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滅盡〕、涅槃』。此中云何有我而言如是知、如是見，是名見法？」
- (12) 我爾時作是念：是中誰復有力堪能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
- (13) 我時復作是念：尊者阿難今在拘睒彌國瞿師羅園，曾供養親觀世尊，佛所讚歎，諸梵行者皆悉知識，彼必堪能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
- (14) 善哉！尊者阿難！今當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
- (15) 時尊者阿難語闍陀言：「善哉！闍陀！我意大喜，我慶仁者能於梵行人前，無所覆藏，破虛偽刺。
- (16) 闍陀！愚癡凡夫所不能解，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諸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汝今堪受勝妙法，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 (17) 時闍陀作是念：「我今歡喜，得勝妙心，得踊悅心，我今堪能受勝妙法。」
- (18) 爾時，阿難語闍陀言：「我親從佛聞，教摩訶迦旃延言：世人



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心便計著。迦旃延！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計於我，此苦生時生、滅時滅。迦旃延！於此不疑、不惑，不由於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見如來所說。所以者何？

- (19) 迦旃延！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
- (20) 迦旃延！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苦惱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滅。」
- (21) 尊者阿難說是法時，闍陀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闍陀比丘見法、得法、知法、起法、超越狐疑、不由於他、於大師教法得無所畏，恭敬合掌白尊者阿難言：「正應如是，如是智慧梵行，善知識教授教誡說法。我今從尊者阿難所，聞如是法，於『一切行皆空、皆悉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滅盡、涅槃』，心樂正住解脫，不復轉還；不復見我，唯見正法。」
- (22) 時阿難語闍陀言：「汝今得大善利，於甚深佛法中得〔聖慧眼〕。」
- (23) 時二正士展轉隨喜，從座而起，各還本處。

## ● 《相應部》 22.90：闍陀

- 一、爾時，有眾多長老比丘，住波羅捺國仙人墮處鹿野苑。
- 二、時，具壽闍陀暮時從靜座而起，持鍵由精舍去至精舍，言於諸長老比丘曰：  
「諸長老比丘！請教導我，諸具壽長老！請教導我！諸具壽長老！請為我說法，以使我得觀於法。」
- 三、如是言已，諸長老比丘言於具壽闍陀曰：  
「友闍陀！色是無常、受是無常、想是無常、行是無常、識是無常。色是無我、受……想……行……識是無我，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
- 四、時，具壽闍陀乃思惟：

「我亦如是思惟：『色是無常、受……想……行……識是無常。色是無我、受……想……行……識是無我。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

五、然而於『一切行寂止，一切依定棄，愛盡、離欲、滅盡、涅槃』，我心不進、不澄、不安住，不解脫。則生恐懼、取著，意退轉而思：『若然者，以何為我體耶？』然而觀於法者則不然。以誰為我說法，有使我觀於法者耶？」

六、時，具壽闍陀思惟：

「彼具壽阿難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與師及諸同梵行知識所讚歎尊重。具壽阿難能為我說法，以使我觀於法。我如是信賴具壽阿難，我應往具壽阿難之處。」

七、時，具壽闍陀，收藏臥、坐具，持鉢、衣，往拘睺彌國瞿師羅園，具壽阿難之處。往而與具壽阿難，俱相交談慶慰……乃至……

八、一面坐之具壽闍陀，言具壽阿難：

「友阿難！我有時住波羅捺國仙人墮處鹿野苑。友！於時，我從靜坐起，持鍵由精舍去至精舍，言於諸長老比丘：『諸具壽長老！請教導我，請說法，令我得觀於法。』」

九、如是言已。諸長老比丘謂我曰：『友闍陀！色是無常，受……想……行……識是無常。色是無我……乃至……識是無我。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

一〇、友！時，我乃思惟：『我亦如是思惟色是無常，……乃至……識是無常，色是無我，受……想……行……識是無我。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

一一、然而於『一切行寂止，一切依定棄，愛盡、離欲、滅盡、涅槃』，我心不進、不澄、不安住、不解脫。生恐懼、取著、意退轉則思：『若然者，何為我體耶？』然而觀於法者則不然。誰為我說法，有使我觀於法者耶？」

一二、友！時，我乃思惟：『彼具壽阿難，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師及諸同梵行知識所讚歎尊重。具壽阿難，能為我說法，以使我觀法。我如是信賴具壽阿難，我應往具壽阿難之處。』

一三、具壽阿難！請教導我，具壽阿難！請教誡我，具壽阿難！請為我說法，以使我觀法。」

一四、「我如是喜悅具壽闍陀。具壽闍陀，顯現以破除障礙者。闍陀！諦聽！汝足堪知法。」

- 一五、時，具壽闍陀知「我堪知法」，如是則得廣大歡喜、勝喜。
- 一六、「友闍陀！我親自聞於世尊，親自教導於迦旃延比丘，謂：  
『迦旃延！此世間多依二[邊]，或有，或無。迦旃延！若以正慧如實觀世間之集者，於世間不生無見。迦旃延！若以正慧如實觀世間之滅者，於世間不生有見。  
迦旃延！此世間多為近倚、取著、現貪所縛。然而不接近、此近倚、取著、意之攝受、現貪、隨眠則不取著。則不攝受「我體」，現生者則苦生、現滅者則苦滅、不疑惑、不猶豫、無其他緣而智生。迦旃延！如是為正見。』
- 一七、迦旃延！[一切是有]者，此是一邊；[一切是無]者，此是一邊。迦旃延！如來離此二邊，依中而說法。謂：緣無明而有行，緣行而有識，……乃至……如是而有此一切苦蘊之集。然而，無餘離滅無明，則行滅……乃至……如是而有此一切苦蘊之滅。』
- 一八、「友阿難！如是具壽為同梵行者，欲哀愍、利益、所說教導、教誡者，我亦聞具壽阿難之說法，而現觀於法。」

## ● 《瑜伽師地論》《攝事分》解釋

「法總等品最後廣門」(分二)

### 子一建立四法總(分二)

#### 丑一標列

復次，由三解脫門增上力故，當知建立四種法嗚柁南，謂空解脫門、無願解脫門、無相解脫門。

#### 丑二配釋(分三)

##### 寅一無願

「一切行無常、一切行苦」者，依無願解脫門，建立第一、第二法嗚柁南。

##### 寅二空

「一切法無我」者，依空解脫門，建立第三法嗚柁南。

##### 寅三無相

「涅槃寂靜」者，依無相解脫門，建立第四法嗚柁南。

## 子二辨二種增上行欲（分二）

### 丑一標列

復次，當知有二種法嗚柁南增上行欲：

一者、勝解俱行欲；

二者、意樂俱行欲。

### 丑二隨釋（分二）

#### 寅一勝解俱行欲

勝解俱行欲者，由四種法嗚柁南故，於諸行中而生樂欲。

#### 寅二意樂俱行欲（分三）

##### 卯一由四相意樂有退（分三）

###### 辰一標

又於「諸行寂靜」生樂欲者，由意樂故，獨處空閑，作意思惟，由四種相，於彼寂靜其心退還。

###### 辰二列

一者、於中由〔未見勝利〕，不趣入故；

二者、不信彼得，不清淨信故；

三者、於彼所緣不生喜樂，不安住故；

四者、於彼而起不樂〔解脫〕故。

###### 辰三例意樂俱行欲

與彼相違，當知即是「意樂俱行欲」。

##### 卯二由二緣意樂有退（分三）

###### 辰一標

又由二緣，依止「無我」勝解之欲，於彼涅槃，由驚恐故，其心退還。

###### 辰二列

一、由於此欲，不善串習，未到究竟故；

二、於作意時，由彼因緣，念忘失故。

###### 辰三廣未串習

又此忍欲未串習故，當爾之時，於諸行中了「唯行智」，其心愚昧，數數思惟：〔我之我，爾時當何所在？〕尋求〔我之行相〕，微細俱行障礙而轉，由此緣故，彼作是思：「我當不有」，不作是念：「唯有諸行當來不有。」

彼由如是隨逐「身見」為依止故，發生變異隨轉之識，由驚恐故，於彼「寂滅」，其心退還。

##### 卯三明對治（分二）



辰一標列二法

復次，為斷如是驚恐，有二種法，多有所作：

一者、於諸有智同梵行所，如實自顯；

二者、因善法欲，發解了心及調柔心（註：勝妙心及踊悅心）。

辰二別廣二心（分二）

巳一發解了心（分二）

午一標列

又發如是解了心者，聽聞正法，由三種相，發生歡喜：

一者、由補特伽羅增上故；

二者、由法增上故；

三者、由自增上故。

午二隨釋（分三）

未一補特伽羅增上

補特伽羅增上者，謂由睹見深可讚仰，具大威力端嚴大師，及所稱揚善說法者（註：佛所讚歎）。

未二法增上

法增上者，謂所說法，能令出離煩惱業苦，及令信解最上深義（註：佛對迦旃延教導之法）。

未三自增上

自增上者，謂有力能，於所說法能隨覺悟。

巳二發調柔心（分二）

午一標列

又發如是調柔心者，謂有三見：

一者、若依彼而轉；

二者、若由彼遍知；

三者、若應所引發。

午二隨釋（分二）

未一釋三見（分三）

申一依彼而轉

依彼而轉者，謂於諸諦未得現觀，為得現觀，依彼勝解俱行，極善串習正見而轉。

申二由彼遍知（分二）

酉一總標舉

由彼遍知者，謂依隨順現觀正見，於三事我執，薩迦耶見及彼隨眠，

斷、常兩見所依止性，并所得果，能遍了知。

西二別釋三事（分二）

戌一標列

言三事者：

一、若所取；二、若能取；三、若如是取。

戌二隨釋（分三）

亥一所取

此何所取？謂五取蘊。

亥二能取

誰能取？謂四取。

亥三如是取

云何而取？謂四識住。隨其次第，為〔蘊、取、心〕之所依處。又即於彼，所有諸纏非理所引，緣彼境界薩迦耶見，生起執著及彼隨眠，如前應知。

申三應所引發

云何應所引發？謂住於彼，而能永斷薩迦耶見三事執著及彼隨眠，於聖諦智不藉他緣。

未二辨位別（分二）

申一辨（分三）

酉一依彼應所遍知正見轉時

又若依彼應所遍知正見轉時，於其三處起我執著及有隨眠（註：世人取諸境界，心便計著），於諸行中若集、若沒不善知故（註：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於處中行尚不能入，況得出離！

酉二隨順現觀正見住時

若隨順現觀正見住時，於三事中所有我執皆已離繫，猶被隨眠之所繫縛；於諸行中，若集、若沒能善知故（註：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者，則不生世間有見），遠離二邊，入處中行（註：離於二邊，說於中道），雖未出離，堪能出離。

酉三已引發聖諦現觀時

若已引發聖諦現觀，由正見故，於三事中無我執著，遠離隨眠，於處中行先趣入已，後由此故方得出離（註：乃至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滅）。

申二結

當知如是三見轉時，有此差別。

● SN 22.90

**Channa Sutta : To Channa**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by

Thanissaro Bhikkhu © 2001–2012

1. On one occasion many elder monks were staying near Varanasi in the Deer Park at Isipatana.

2. Then in the late afternoon Ven. Channa left his seclusion and, **taking his key**, went from dwelling to dwelling, saying to the elder monks, "May the venerable elders exhort me, may the venerable elders teach me, may the venerable elders give me a Dhamma talk so that I might see the Dhamma."

3. When this was said, the elder monks said to Ven. Channa, "Form, friend Channa, is inconstant. Feeling is inconstant. Perception is inconstant. Fabrications are inconstant. Consciousness is inconstant. Form is not-self. Feeling is not-self. Perception is not-self. Fabrications are not-self. Consciousness is not-self. All fabrications are inconstant. All phenomena are not-self."

4. Then the thought occurred to Ven. Channa, "I, too, think that form is inconstant, feeling is inconstant, perception is inconstant, fabrications are inconstant, consciousness is inconstant; form is not-self, feeling is not-self, perception is not-self, fabrications are not-self, consciousness is not-self; all fabrications are inconstant; all phenomena are not-self."

5. **But still my mind does not leap up, grow confident, steadfast, & released [ or, firm ] in the resolution of all fabrications, the relinquishing of all acquisitions, the**

**ending of craving, dispassion, cessation, Unbinding. Instead, agitation & clinging arise, and my intellect pulls back, thinking, 'But who, then, is my self?' But this thought doesn't occur to one who sees the Dhamma. So who might teach me the Dhamma so that I might see the Dhamma ? "**

**6. Then the thought occurred to Ven. Channa, "This Ven. Ananda is staying at Kosambi in Ghosita's Park. He has been praised by the Teacher and is esteemed by his knowledgeable fellows in the holy life. He is capable of teaching me the Dhamma so that I might see the Dhamma, and I have sudden trust in him. Why don't I go to Ven. Ananda ? "**

**7. So, setting his lodgings in order and carrying his robes & bowl, Ven. Channa went to Kosambi to where Ven. Ananda was staying in Ghosita's Park. On arrival, he exchanged courteous greetings with the Ven. Ananda. After an exchange of friendly greetings & courtesies, he sat to one side.**

**8-13. As he was sitting there, he [told Ven. Ananda what had happened and added], "May Ven. Ananda exhort me, may Ven. Ananda teach me, may Ven. Ananda give me a Dhamma talk so that I might see the Dhamma."**

**14 "Even this much makes me feel gratified & satisfied with Ven. Channa, that he opens up & breaks down his stubbornness. So lend ear, friend Channa. You are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Dhamma."**



**15. Then a sudden great rapture & joy welled up in Ven. Channa at the thought, "So I am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Dhamma ! "**

**16. "Face-to-face with the Blessed One have I heard this, friend Channa. Face-to-face with him have I learned the exhortation he gave to the bhikkhu Kaccayanagotta : 'By & large, Kaccayana, this world is supported by[or, takes as its object] a polarity, that of existence & non-existence. But when one sees the origination of the world as it actually is with right discernment, "non-existence" with reference to the world does not occur to one. When one sees the cessation of the world as it actually is with right discernment, "existence" with reference to the world does not occur to one.**

**"By & large, Kaccayana, this world is in bondage to attachments, clingings (sustenances), & biases. But one such as this does not get involved with or cling to these attachments, clingings, fixations of awareness, biases, or obsessions; nor is he resolved on "my self." He has no uncertainty or doubt that, when there is arising, only stress is arising; and that when there is passing away, stress is passing away. In this, one's knowledge is independent of others. It is to this extent, Kaccayana, that there is right view.**

**17. " Everything exists" : That is one extreme.  
"Everything doesn't exist" : That is a second extreme.  
Avoiding these two extremes, the Tathagata teaches the Dhamma via the middle : From ignorance as a requisite condition come fabrications. From fabrications as a requisite condition comes consciousness. From consciousness as a requisite**

**condition comes name-&-form. From name-&-form as a requisite condition come the six sense media. From the six sense media as a requisite condition comes contact. From contact as a requisite condition comes feeling. From feeling as a requisite condition comes craving. From craving as a requisite condition comes clinging/sustenance. From clinging/sustenance as a requisite condition comes becoming. From becoming as a requisite condition comes birth. From birth as a requisite condition, then aging & death, sorrow, lamentation, pain, distress, & despair come into play. Such is the origination of this entire mass of stress & suffering.**

**"Now from the remainderless fading & cessation of that very ignorance comes the cessation of fabrications. From the cessation of fabrications comes the cessation of consciousness. From the cessation of consciousness comes the cessation of name-&-form. From the cessation of name-&-form comes the cessation of the six sense media. From the cessation of the six sense media comes the cessation of contact. From the cessation of contact comes the cessation of feeling. From the cessation of feeling comes the cessation of craving. From the cessation of craving comes the cessation of clinging/sustenance. From the cessation of clinging/sustenance comes the cessation of becoming. From the cessation of becoming comes the cessation of birth. From the cessation of birth, then aging & death, sorrow, lamentation, pain, distress, & despair all cease. Such is the cessation of this entire mass of stress & suffering."**

**18."That's how it is, friend Ananda, for those who have friends in the holy life like Ven. Ananda — sympathetic, helpful, exhorting, & teaching. Just now, for me, listening to Ven. Ananda's Dhamma-teaching, has the Dhamma been penetrated."**

---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 《中阿含 34 經》：《薄拘羅經》 比對

### ● 《中阿含 34 經》：《薄拘羅經》

(01) 我聞如是：

(02) 一時，佛般涅槃後不久，尊者薄拘羅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哆園。

【比對】南傳沒有「佛般涅槃後不久」一句，因為此時薄拘羅已經出家八十年，假設他在佛陀傳法第一年出家，由出家八十年可算出此時佛已經般涅槃三十五年了，可知此句是衍文。

(03) 爾時，有一異學，是尊者薄拘羅未出家時親善朋友，中後仿佯，往詣尊者薄拘羅所，共相問訊，卻坐一面，異學曰：「賢者薄拘羅！我欲有所問，為見聽不？」

(04) 尊者薄拘羅答曰：「異學！隨汝所問，聞已當思。」

(05) 異學問曰：「賢者薄拘羅！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幾時？」

(06) 尊者薄拘羅答曰：「異學！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

(07) 異學復問曰：「賢者薄拘羅！汝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頗憶曾行淫欲事耶？」

(08) 尊者薄拘羅語異學曰：「汝莫作是問，更問餘事：『賢者薄拘羅！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頗憶曾起欲想耶？』異學！汝應作是問。」

- (09) 於是，異學便作是語：「我今更問賢者薄拘羅，汝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頗憶曾起欲想耶？」
- (10) 於是，尊者薄拘羅因此異學問，便語諸比丘：「諸賢！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以起貢高者，都無是想。」  
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 (11)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未曾有欲想。」  
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比對】北傳多出(10)「諸賢！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以起貢高者，都無是想」，似是衍文。

- (12)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持糞掃衣來八十年，若因此起貢高者，都無是相。」  
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比對】北傳多出(12)，似是衍文。

- (13)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持糞掃衣來八十年，未曾憶受居士衣，未曾割截作衣，未曾倩他比丘作衣，未曾用針縫衣，未曾持針縫囊，乃至一縷。」  
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 (14)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乞食來八十年，若因此起貢高者，都無是相。」  
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比對】北傳多出(14)，似是衍文。

- (15)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乞食來八十年，未曾憶受居士請，未曾超越乞食，未曾從大家乞食於中當得淨好極妙豐饒食噉含消，未曾視女人面，未曾憶入比丘尼坊中，未曾憶與比丘尼共相問訊，乃至道路亦不共語。」  
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 (16)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



八十年，未曾憶畜沙彌，未曾憶為白衣說法，乃至四句頌亦不為說。」

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17)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已來八十年，未曾有病，乃至彈指頃頭痛者；未曾憶服藥，乃至一片訶梨勒。」

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18)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結跏趺坐，於八十年未曾倚壁倚樹。」

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19)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於三日夜中得三達證。」

若尊者薄拘羅作此說，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比對】南傳是第八日智生，而不是三日夜中得三達證。

(20) 復次，尊者薄拘羅作是說：「諸賢！我結跏趺坐而般涅槃。」尊者薄拘羅便結跏趺坐而般涅槃。

若尊者薄拘羅結跏趺坐而般涅槃，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21) 尊者薄拘羅所說如是，彼時異學及諸比丘聞所說已，歡喜奉行。

## ● 《中部》124 經：薄拘羅經

(01) 如是我聞：

(02) 一時，尊者薄拘羅，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

(03) 時，尊者薄拘羅以前在家時之友阿支羅迦葉，詣尊者薄拘羅之處。

詣已，與尊者薄拘羅互相問訊，交換可喜、樂之語已而坐一邊。

(05) 一邊坐已，阿支羅迦葉如是言尊者薄拘羅：「友！薄拘羅！汝出家幾年耶？」

(06) 「友！我出家八十年矣。」

(07) 「然者，友薄拘羅！汝此八十年間，行幾次淫法耶？」

(08) 「友！迦葉！汝不應如是問我：『然者，友！薄拘羅！汝此八十年間，行幾次淫法耶？』而且，友！迦葉！汝應如是問我：『然者，

- 友！薄拘羅！汝此八十年間，曾起幾次欲想耶？」
- (09)「然者！友！薄拘羅！汝此八十年間，曾起幾次欲想耶？」
- (11)「友！迦葉！我出家八十年，未曾起欲想。」  
(尊者薄拘羅，八十年間不曾憶起欲想者，我等應以此受持為尊者薄拘之希有、未曾有法。)
- (….)「友！我出家後，八十年間，未曾憶起恚想、害想。」  
(尊者薄拘羅八十年間，未曾憶起恚想、害想者，我等應以受持為尊者薄拘羅之希有、未曾有法。)
- (….)「友！我出家後，八十年間，未曾憶起欲尋。」  
(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 (….)「友！我出家後，八十年間，未曾憶起恚尋、害尋。」  
(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比對】北傳沒有上三段經文。**

- (13)「友！我出家後，八十年間，未曾憶受居士衣。」  
(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 「友！……未憶持刀斷衣。」  
(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 「友！……未憶以針縫衣。」  
(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 「友！……未憶以染料染衣。」  
(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 「友！……不憶縫迦絺那衣。」  
(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 「友！不憶與同梵行者之從事作衣。……受招待……未曾憶起如是心：嗚呼！誰招待我！」  
(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
- (15-16)「友！……家中坐……家中食……取婦人之隨行相……乃至對婦人說四句偈法亦……至比丘尼之住房……對比丘尼說法……乃至……對正學女說法……對沙彌尼說法[亦皆]不憶。」  
(尊者薄拘羅，八十年間，不憶為比丘尼說法者，我等以此應受持為尊者薄拘羅之希有未曾有法。)
- (17-18)「友！我出家後八十間，不憶令[人]出家……乃至……令受具

足……不憶為[人]所依，不憶令沙彌侍奉……於浴房之浴……洗同  
梵行者之肢體……曾起暫時病……乃至服用一片阿梨勒之醫  
藥……依靠於依靠物……寢臥……[亦]不憶於村邊之床座以迎接  
雨期。」

(尊者薄拘羅，八十年間，不憶於村邊之床座以迎接雨期……未曾  
有法。)

(19)「友！七日間，我有惑而食得土地之團食，而第八日智生。」

(尊者薄拘羅有惑七日間，而食得土地之團食，第八日智生者我等  
以此應受持為尊者薄拘羅之希有、未曾有法。)

(…)「友！薄拘羅！我得於法、律出家，得具足戒。」

阿支羅迦葉，得於此法、律出家，得具足戒。而[得]具戒不久，尊  
者迦葉獨處不放逸，熱心勞力住，不久，諸善男子正為其目的，  
由[在]家而出家。於現世自通達、證悟、具足、其無上梵行之究竟  
住。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來此世。」尊者迦  
葉已經成為阿羅漢。

(…)其時，尊者薄拘羅，持門鑰由精舍如是言：「諸尊者！請出來，諸  
尊者！請出來，今日我將入涅槃。」

(尊者薄拘羅，持門鑰由精舍至精舍曰：「諸尊者！請出來，諸尊者！  
請出來。今日我將入涅槃。」我等亦以此受持為尊者薄拘羅之希  
有未曾有法。)

【比對】北傳沒有上二段經文。

(20)其時，尊者薄拘羅，坐於比丘眾中而入涅槃。

(尊者薄拘羅，坐於比丘眾中而入涅槃，我等亦以此受持為尊者薄  
拘羅之希有未曾有法。)

---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 《中阿含 36 經》：《地動經》比對

### ● 《中阿含 36 經》：地動經

- (1) 我聞如是：
- (2) 一時，佛遊金剛國，城名曰地。
- (3) 爾時，彼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 (4) 於是，尊者阿難見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尊者阿難見已恐怖，舉身毛豎，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卻住一面，白曰：「世尊！今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 (5) 於是，世尊語尊者阿難曰：「如是，阿難！今地大動。如是，阿難！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 (6)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有幾因緣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 (7) 世尊答曰：「阿難！有三因緣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云何為三？」
- (8a) 阿難！此地止水上，水止風上，風依於空。阿難！有時空中大風起，風起則水擾，水擾則地動，是謂第一因緣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 (8b) 復次，阿難！比丘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心自在如意足，彼於地作小想，於水作無量想。彼因是故，此地隨所欲、隨其意，擾復擾，震復震。護比丘天亦復如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心自在如意足，彼於地作小想，於水作無量想。彼因是故，此地隨所欲、隨其意，擾復擾，震復震。是謂第二因緣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 (8c) 復次，阿難！若如來不久過三月已當般涅槃，由是之故，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是謂第三因緣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 (9) 於是，尊者阿難聞是語已，悲泣涕零，叉手向佛，白曰：「世尊！甚奇！甚特！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所以者何？謂如來不久過三月已當般涅槃，是時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 (10) 世尊語尊者阿難曰：「如是，阿難！如是，阿難！甚奇！甚特！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所以者何？謂如



來不久過三月已當般涅槃，是時令地大動，地大動時，四面大風起，四方彗星出，屋舍牆壁皆崩壞盡。

【比對】南傳《增支部》8.70《地震經》列出地動八因緣，此處只列出三因緣，有缺。

(11a)復次，阿難！我往詣無量百千剎利眾，共坐談論，令可彼意。共坐定已，如彼色像，我色像亦然；如彼音聲，我音聲亦然；如彼威儀禮節，我威儀禮節亦然。若彼問義，我答彼義。復次，我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彼處沒。我既沒已，彼不知誰？為人？為非人？阿難！如是甚奇！甚特！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

(11b)如是，梵志眾、居士眾、沙門眾。

(11c)阿難！我往詣無量百千四王天眾，共坐談論，令可彼意。共坐定已，如彼色像，我色像亦然；如彼音聲，我音聲亦然；如彼威儀禮節，我威儀禮節亦然。若彼問義，我答彼義。復次，我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彼處沒。我既沒已，彼不知誰？為天？為異天？阿難！如是甚奇！甚特！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

(11d)如是三十三天、[火\*僉]摩天、兜率哆天、化樂天、他化樂天、梵身天、梵富樓天、少光天、無量光天、晃昱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無罣礙天、受福天、果實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

(11e)阿難！我往詣無量百千色究竟天眾，共坐談論，令可彼意。共坐定已，如彼色像，我色像亦然；如彼音聲，我音聲亦然；如彼威儀禮節，我威儀禮節亦然。若彼問義，我答彼義。復次，我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彼處沒。我既沒已，彼不知誰？為天？為異天？阿難！如是甚奇！甚特！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成就功德，得未曾有法。」

【比對】此處列出八眾與地動無關，屬於另一經相當於南傳 8.69《眾經》列出八眾。可知北傳此經將《眾經》和《地震經》錯併為一



經。

(12)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支部》8.69《眾經》和8.70《地震經》

### ●《增支部》8.69《眾經》

一

「諸比丘！有八種眾。以何為八耶？」

二

即：剎帝利眾、婆羅門眾、居士眾、沙門眾、四天王眾、忉利天眾、魔天眾、梵天眾。

三

諸比丘！我想起，我曾來至多百之剎帝利眾，集會、談論、對談。其時，以彼等之色，為我之色，以彼等之音聲，為我之音聲，說法而顯示、勸導、讚勵、慶慰；我說法時，彼等謂：『於此處說者為何，為天耶？為人耶？』不知為我。說法而顯示、勸導、讚勵、慶慰已而隱沒；隱沒時，彼等謂：『於此處隱沒者為何，為天耶？為人耶？』不知是我。

四

諸比丘！我想起，我[曾來至多百之婆羅門眾，集會、談論、對談。其時，以彼等之色，為我之色，以彼等之音聲，為我之音聲，說法而顯示、勸導、讚勵、慶慰；我說法時，彼等謂：『於此處說者為何，為天耶？為人耶？』不知為我。說法而顯示、勸導、讚勵、慶慰已而隱沒；隱沒時，彼等謂：『於此處隱沒者為何，為天耶？為人耶？』不知是我。

諸比丘！我想起，我曾來至多百之]居士眾，[集會、談論、對談。其時，以彼等之色，為我之色，以彼等之音聲，為我之音聲，說法而顯示、勸導、讚勵、慶慰；我說法時，彼等謂：『於此處說者為何，為天耶？為人耶？』不知是我。說法而顯示、勸導、讚勵、慶慰已而隱沒；隱沒時，彼等謂：『於此處隱沒者為何，為天耶？為人耶？』不知是我。

諸比丘！我想起，我曾來至多百之]沙門眾，[集會、談論、對談。其

時，以彼等之色，為我之色，以彼等之音聲，為我之音聲，說法而顯示、勸導、讚勵、慶慰；我說法時，彼等謂：『於此處說者為何，為天耶？為人耶？』不知為我。說法而顯示、勸導、讚勵、慶慰已而隱沒；隱沒時，彼等謂：『於此處隱沒者為何，為天耶？為人耶？』不知是我。

諸比丘！我想起，我曾來至多百之]四天王眾，[集會、談論、對談。其時，以彼等之色為我之色，以彼等之音聲，為我之音聲，說法而顯示、勸導、讚勵、慶慰；我說法時，彼等謂：『於此處說者為何者，為天耶？為人耶？』不知是我。說法而顯示、勸導、讚勵、慶慰已而隱沒；隱沒時，彼等謂：『於此處隱沒者為何，為天耶？為人耶？』不知是我。

諸比丘！我想起，我曾來至多百之]忉利天眾，[集會、談論、對談。其時，以彼等之色，為我之色，以彼等之音聲，為我之音聲，說法而顯示、勸導、讚勵、慶慰；我說法時，彼等謂：『於此處說者為何，為天耶？為人耶？』不知是我。說法而顯示、勸導、讚勵、慶慰已而隱沒；隱沒時，彼等謂：『於此處隱沒者為何，為天耶？為人耶？』不知是我。

諸比丘！我想起，我曾來至多百之]魔天眾，[集會、談論、對談。其時，以彼等之色，為我之色，以彼等之音聲，為我之音聲，說法而顯示、勸導、讚勵、慶慰；我說法時，彼等謂：『於此處說者為何，為天耶？為人耶？』不知是我。說法而顯示、勸導、讚勵、慶慰已而隱沒；隱沒時，彼等謂：『於此處隱沒者為何，為天耶？為人耶？』不知是我。

諸比丘！我想起，我曾來至多百之]梵天眾，集會、談論、對談。其時，以彼等之色，為我之色，以彼等之音聲，為我之音聲，說法而顯示、勸導、讚勵、慶慰；我說法時，彼等謂：『於此處說者為何，為天耶？為人耶？』不知是我。說法而顯示、勸導、讚勵、慶慰已而隱沒；隱沒時，彼等謂：『於此處隱沒者為何，為天耶？為人耶？』不知是我。

諸比丘！此乃八種眾。」

## ● 《增支部》 8.70 《地震經》

一

爾時，世尊住毘舍離城之大林重閣講堂。時，世尊於晨朝時，著下衣，持鉢衣，入毘舍離城乞食。自毘舍離城乞食而還，食後，告具壽阿難言：

二

「阿難！取坐具！往至遮婆羅塔晝日坐。」

「唯然，大德！」

具壽阿難回答世尊，取坐具而隨從世尊。

三

時，世尊往至遮婆羅塔，至已，坐於所設之座。坐而告具壽阿難曰：

四

「阿難！毘舍離樂、優陀延塔樂、瞿曇塔樂、多子塔樂、七聚塔樂、婆羅塔樂、遮婆羅塔樂。阿難！修習、多習四神足，作車乘、作基、隨作、積習、善造作，阿難！若欲則一劫、或住一劫有餘。阿難！如來修習、多習四神足，作車乘、作基、隨作、積習、善造作。阿難！若欲則如來一劫、或住一劫有餘。」

世尊如是顯示廣大之相、顯示廣大之現，阿難不能通達，未能勸請世尊而白：「大德世尊！願住一劫，大德善逝！願住一劫，為眾生之利益、眾生之安樂，世間之哀愍與人天之義利、利益、安樂。」其心為魔所覆之故。

五

世尊二度[告具壽阿難曰：

「阿難！毘舍離樂、優陀延塔樂、瞿曇塔樂、多子塔樂、七聚塔樂、婆羅塔樂、遮婆羅塔樂。阿難！修習、多習四神足，作車乘、作基、隨作、積習、善造作，阿難！若欲則一劫、或住一劫有餘。阿難！如來修習、多習四神足，作車乘、作基、隨成、積習、善造作。阿難！若欲則如來一劫、或住一劫有餘。」

世尊如是顯示廣大之相、顯示廣大之現，阿難不能通達，未能勸請世尊而白：「大德世尊！願住一劫，大德善逝！願住一劫，為眾生之利益、眾生之安樂，世間之哀愍與人天之義利、利益、安樂。」其心為魔所覆之故]。

世尊三度告具壽阿難曰：

六

「阿難！毘舍離樂、優陀延塔樂、瞿曇塔樂、多子塔樂、七聚塔樂、婆羅塔樂、遮婆羅塔樂。阿難！修習、多習四神足，作車乘、作基、



隨作、積習、善造作，阿難！若欲則一劫、或住一劫有餘。阿難！如來修習、多習四神足，作車乘、作基、隨作、積習、善造作，阿難！若欲則如來一劫、或住一劫有餘。」

世尊如是顯示廣大之相、顯示廣大之現，阿難不能通達，未能勸請世尊而白：「大德世尊！願住一劫，大德善逝！願住一劫，為眾生之利益、眾生之安樂，世間之哀愍與人天之義利、利益、安樂。」其心為魔所覆之故。

七

時，世尊告具壽阿難曰：

「阿難！當知時。」

「唯然，大德！」

具壽阿難回答世尊，從座而起，禮敬世尊，右邊而去，坐於離世尊不遠之一樹下。

八

時，具壽阿難離去不久，魔波旬白世尊言：

「大德世尊，般涅槃！善逝，般涅槃！是大德世尊般涅槃之時。」

大德！世尊賜說此言：『波旬！若我諸比丘，未明白、調順、無畏，得安穩、為多聞、持法、法隨法行、行和敬，是隨法行之弟子，自受師教而宣說、教示、開示、顯示、開顯、分別、明白，若其他之誹謗生，善如法予降伏，至於說有神變之法，則我不般涅槃。』

大德！今世尊之諸比丘，已明白、調順、無畏，得安穩、為多聞、持法法隨法行、行和敬，是隨法行之弟子，自受師教而宣說、教示、開示、顯示、開顯、分別、明白，若其他之誹謗生，善如法予降伏，至於說有神變之法。

大德世尊，般涅槃！善逝，般涅槃！是大德世尊般涅槃之時。大德！世尊賜說此言：『波旬！若我諸比丘尼，[未明白、調順、無畏，得安穩、為多聞、持法、法隨法行、行和敬，是隨法行之弟子，自受師教而宣說、教示、開示、顯示、開顯、分別、明白，若其他之誹謗生，善如法予降伏，至於說有神變之法，我不般涅槃。』

大德！今世尊之諸比丘尼，已明白、調順、無畏，得安穩、為多聞、持法、法隨法行、行和敬，是隨法行之弟子，自受師教而宣說、教示、開示、顯示、開顯、分別、明白，若其他之誹謗生，善如法予降伏，至於說有神變之法。

大德世尊，般涅槃！善逝，般涅槃！是大德世尊般涅槃之時。」

大德！世尊賜說此言：『波旬！]若我諸優婆塞，[未明白、調順、無畏，得安穩、為多聞、持法、法隨法行、行和敬，是隨法行之弟子，自受師而宣說、教示、開示、顯示、開顯、分別、明白，若其他之誹謗生，善如法予降伏，至於說有神變之法，我不般涅槃。』

大德！今世尊之諸優婆塞，已明白、調順、無畏，得安穩、為多聞、持法、法隨法行、行和敬，是隨法行之弟子，自受師教而宣說、教示、開示、顯示、開顯、分別、明白，若其他之誹謗生，善如法予降伏，至於說有神變之法。

大德世尊，般涅槃！善逝，般涅槃！是大德世尊般涅槃之時。

大德！世尊賜說此言：『波旬！]若我諸優婆夷，[未明白、調順、無畏，得安穩、為多聞、持法、法隨法行、行和敬，是隨法行之弟子，自受師而宣說、教示、開示、顯示、開顯、分別、明白，若其他之誹謗生，善如法予降伏，至於說有神變之法，我不般涅槃。』

大德！今世尊之諸優婆夷，已明白、調順、無畏，得安穩、為多聞、持法、法隨法行、行和敬，是隨法行之弟子，自受師教而宣說、教示、開示、顯示、開顯、分別、明白，若其他之誹謗生，善如法予降伏，至於說有神變之法。

大德世尊，般涅槃！善逝，般涅槃！是大德世尊般涅槃之時。

大德！世尊賜說此言：『波旬！若我梵行未富榮增廣，人多增大，人天善所說示，則我不般涅槃。』

大德！今世尊之梵行，已富榮增廣，人多增大，為人天善所說示。

大德世尊，般涅槃！善逝，般涅槃！是大德世尊般涅槃之時。」

「波旬！且默！不久如來當般涅槃。自今過後三月，如來當般涅槃。」

九

時，世尊於遮婆羅塔，正念正知而捨壽行。世尊捨壽行之時，有大地震，令驚怖、令身毛豎立，天鼓作響。時，世尊知此義，此時自說偈曰：

「生等無等有 1，牟尼捨有行，內喜入於定，如鎧破我有。」

一〇

時，具壽阿難作思念：

「大哉！此地震。實大哉！此地震，令驚怖而身毛豎立，天鼓作響。有何因何緣而出現大地震耶？」

時，具壽阿難往詣世尊之處，至已，禮敬世尊，卻坐一面。坐於一面之具壽阿難白世尊言：



「大德！大哉！此地震。大德！實大哉！此地震，令驚怖而身毛豎立，天鼓作響。大德！有何因、何緣而出現大地震耶？」

一一

「阿難！有八因、八緣而出現大地震。以何為八耶？」

一二

阿難！大地住於水上，水住於風上，風依空而住。阿難！時，大風起，若大風起，則水搖；若水搖，則地搖。

阿難！此乃第一因、第一緣而出現大地震。

一三

阿難！又，有神通、得心自在之沙門、婆羅門，或有大神通大威力之天人，彼若修習地想少量、修習水想無量，則此地動、等動、等極動。

阿難！此乃第二因、第二緣而出現大地震。

一四

阿難！又，菩薩自兜率天隱沒，以正念正知降入母胎之時，此地動、等動、等極動。

阿難！此乃第三因、第三緣而出現大地震。

一五

阿難！又，菩薩以正念正知自母胎出現之時，此地動、等動、等極動。

阿難！此乃第四因、第四緣而出現大地震。

一六

阿難！又，如來現等覺、無上正等覺之時，此地動、等動、等極動。

阿難！此乃第五因、第五緣而出現大地震。

一七

阿難！又，如來轉無上法輪之時，此地動、等動、等極動。

阿難！此乃第六因、第六緣而出現大地震。

一八

阿難！又，如來以正念正知而捨壽行之時，此地動、等動、等極動。

阿難！此乃第七因、第七緣而出現大地震。

一九

阿難！又，如來於無餘涅槃界般涅槃之時，此地動、等動、等極動。

阿難！此乃第八因、第八緣而出現大地震。

阿難！此為八因、八緣而出現大地震。」

第七 地震品[終]

攝句：

(一)欲、(二)有能、(三)略說、(四)伽耶、(五)勝處、  
(六)解脫、(七~八)二言說、(九)眾、(一〇)地震。

註 1 「等」、「無等」。此有三解。(一)謂欲塵之業為等，其餘為無等。(二)謂欲塵、色塵之業為等，無色塵之業為無等。(三)謂異熟之少量為等，異熟之多量為無等。



## 《內觀雜誌》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北市誌字第 313 號

1995 年 10 月 1 日創刊

發行人：李雪卿

編輯：內觀雜誌編輯組

宗旨：弘揚佛法的義理和介紹內觀法門

聯絡：320 中壢市郵政信箱 9-110

網站：[www.insights.org.tw](http://www.insights.org.tw)

<http://140.115.120.165/forest/>

